



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64(b)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
国际支持：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
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2020年4月28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分享卢旺达政府对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 2020 年 4 月 20 日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通过的题为“1994 年卢旺达境内对图西族实施的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日”的第 74/273 号决议所作立场解释的回应(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 64 (b)项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瓦伦丁·鲁格瓦比扎(签名)



2020年4月28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卢旺达政府对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题为“1994年卢旺达境内对图西族实施的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日”的第74/273号决议所作立场解释的回应

美国和联合王国两个会员国在2020年4月20日的信中对大会通过题为“1994年卢旺达境内对图西族实施的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日”的第74/273号决议表示了实质性保留。

美国“关切的是对文本所做的修改——从2018年开始并延续至今——将决议的焦点缩小到卢旺达境内对图西族实施的灭绝种族罪，未能完全反映针对其他群体的暴力的严重性。许多胡图人和其他人也在灭绝种族中丧生，包括那些因为反对正在实施的暴行而被谋杀的人。如果不认可和缅怀这些遇难者，对这段黑暗历史的呈现就不完整”。

同样，联合王国的保留意见包括：“我们不同意将灭绝种族仅仅框定为‘1994年针对图西族人的灭绝种族行为’。正如之前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胡图人和其他遇害的人也应该得到承认”。

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份立场解释都强调了历史事实和集体记忆在避免灭绝种族重演方面的重要性，但它们的表述恰恰歪曲了这些历史事实，无视对这两个国家都有约束力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

我们不妨回顾，1946年12月11日大会第96(I)号决议承认灭绝种族罪应为国际法下的一项罪行，1948年12月9日第260 A(III)号决议将灭绝种族定义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d)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e)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联合国承认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了符合这一定义的罪行。因此，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第955(1994)号决议设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灭绝种族行为负责者。法庭于1995年展开工作，2012年12月20日正式结束工作，起诉了93名灭绝种族行为人。其剩余职能于2012年7月1日移交给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2006年6月16日，在法庭上诉分庭在检察官诉 Karemera Ngyumpatse 和 Nzirorera 一案中(案件编号：ICTR-98-44-AR73(C))确认卢旺达确实发生了针对图西族的灭绝种族事件，并指示法庭审判分庭目前和待决的所有审判必须将下列情况作为“无可争辩，也无需任何证据来证明”的事实：

- (a) 特瓦族、图西族和胡图族作为受《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保护群体的存在；

(b) 1994年4月6日至1994年7月17日期间，卢旺达境内存在以下事实情况：卢旺达各地存在广泛或有系统的根据图西族特征对平民进行的攻击。在攻击期间，一些卢旺达公民杀害了被认为是图西族的人或给他们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攻击造成大量图西族人死亡；

(c) 1994年4月6日至7月17日期间，卢旺达发生了针对图西族群体的灭绝种族事件。

根据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司法认知，卢旺达的灭绝种族行为是针对图西族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也无需任何证据来证明”。

因此，联合国“不同意将灭绝种族仅仅框定为‘1994年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的立场是对法庭判例的否认。同样，两个代表团在立场解释中都认为，也有“其他人”在灭绝种族期间被杀害，但“灭绝种族”这一法律术语并未将其包括在内。卢旺达欢迎特别提到联合国在纪念“过去的灭绝种族行为”时承认的“其他群体”，即作为灭绝目标群体以外的群体。否则，它将对卢旺达构成令人不快的例外。因此，我们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呼吁，即“敦促其他会员国坚持”在适用共同原则时“对过去灭绝种族的历史”一视同仁。

鉴于对卢旺达提出的要求，似乎在联合国原则之外建立了一种纪念机制。然而，如果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立场表明重新谈判《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只要集体决定纪念作为灭绝的目标群体以外的“其他人”，那么实际上，这就实际上等于要求重新谈判《公约》并表明现有《公约》是不够的，应该对《公约》进行修订，使其超越目标群体的“狭窄”范围。。

根据《公约》，卢旺达将其框定范围扩大到图西族以外作为灭绝目标群体的期望，是要求卢旺达适用《公约》的同时又违反《公约》。

同样，与灭绝种族实际上是针对图西族的说法一样，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之间的区别也作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得到解决：检察官诉费迪南·纳希马纳、让-博斯科·巴拉亚圭扎、哈桑·恩盖泽的媒体审判(案件编号：ICTR-99-52-T)，其目的是划清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之间的界限。法庭再次澄清了1994年卢旺达针对图西族的灭绝种族事件中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之间的任何模糊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执行灭绝种族期间发挥了作用，它呼吁加紧杀害和公布尚未灭绝的图西族个人和家庭的姓名和地址。尽管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执行灭绝种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一名长期成员被要求干扰电台的频率时，它以言论自由为由拒绝向被追捕的目标提供援助。

在追求和解的过程中，卢旺达一直小心翼翼，一方面执行《公约》，纪念作为灭绝目标的群体，另一方面在不损害纪念灭绝种族事件的宗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到包容。例如，在每年的灭绝种族纪念活动中，卢旺达都会在4月13日专门纪念虽然不是目标群体的一部分、但因为反对灭绝图西族而被杀害政治家和其他人。

最近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通过的第 74/273 号决议和 2018 年 1 月 26 日通过的第 72/550 号决定对作为灭绝目标的群体作了澄清，是与《灭绝种族公约》相一致的。美国和英国的立场解释非但没有促进和解，反而让事情更加模糊不清，助长了在大湖区和其他地区已在崛起的灭绝种族否认运动死灰复燃。

卢旺达支持美国呼吁会员国追究灭绝种族负责者的责任，并借此机会提醒英国在其领土上必须逮捕和审判尚未因在 1994 年针对图西族的灭绝种族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面临司法审判的灭绝种族嫌疑人，这是防止有罪不罚和灭绝种族再次发生的强有力措施之一。

最后，关于谈判进程，卢旺达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意愿“迫使”任何成员接受决议的措辞。第 74/273 号决议的措辞是与所有成员以开放和双边形式进行小范围协商的结果，期间成员们表达了具体关切。然而，与任何多边进程一贯的情况一样，并不是每个成员提出的每一项关切都能得到满足，在所提出的关切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